

新闻热线:96555

情可一留

文| 灭绝师太

假装相信爱情

新年后上班第一天,假日的清闲还未享尽,又坐在了电脑前。编辑报纸,用心地把出版日期年份“2014”改作“2015”,手指在键盘上敲这个“5”时,不免感慨良多。记得从前辞旧迎新还要写篇《新年感怀》之类的作文,现如今给别人编作文了,却无心于“新年感怀”了。滔滔的岁月一日日地从我捉鼠标、敲键盘的手中溜走,今日改了昨日,本月改了上月,今年改了去年……改得韶华落尽,少年成华发。耳边听得黄老师正在电话里跟人说:“都四十岁了……”想那青葱岁月恍惚如昨,而今却人已中年……

诗意化的语言属于少年,此时此刻从我脑子里冒出来的只是一句很粗很通俗的话:时间是把杀猪刀!杀猪刀雕刻了光亮如玉的脸,杀猪刀杀伐了少年的壮志和意气,杀猪刀磨砺了心,杀猪刀映照得双目似雪!

如今这颗心不再易感,这对眸子不再被浮华遮蔽。可是,这样好吗?年末最后一次上班时和小景闲谈工作,关于爱情,关于婚姻,这是我俩工作的主题。说实话,做这个工作久了,真的很磨励人心,当你洞穿爱情,把那一地鸡毛的婚姻看多了,就很难再单纯地相信爱情了。小景做这份工作才三年都如此,况浸淫其中达十多年之久的我。元旦假日看央视8套播的电视剧《左手亲情右手爱》,此剧的主题是海归律师娶了售楼女,女博士后爱上了包工头,还爱得前赴后继,要死要活,编剧导演把这等出格的爱情演绎得可歌可泣。看得糟心,心里暗骂:真真俗不可耐,更是不知死活!心想:等着吧,等把那些发痴作癫的傻话说完之后,女博士后和包工头还有多少爱的共同语言!编剧导演们在编剧情选本子时是不是太不食人间烟火了?

见惯了风花雪月后的柴米油盐,多少神仙情侣成了柴米夫妻后的窘境及分道扬镳。所以,这类不食人间烟火的爱情片就不再感动人了,像长了双透视的眼睛,穿过爱情的帷幕,总看到帷幕后并不美好的结局。

可是,有一双洞穿世事的眼睛好吗?假装相信爱情,也许就真的有爱情了。爱情只在各人的心中,所以,我很佩服那些在情场上屡屡败羽而始终相信爱情的人。

忽然囧动

文|笑解金刀

新希望

兰州的冬晨到了岁末这几天清冷异常,加之日出之前空气“霾”意最重,早上出门便觉得有点凄惶。

裹着厚厚的棉衣,口鼻间弥漫着白雾,我觉得自己像一匹拉辕的马。为什么有这个奇怪的想法?于是扭扭腰,舒展舒展四肢,并且在意念中大喊了一声,还是没有放松的感觉。

仍然不能“马做的卢飞快”。

如山的负荷到底来自哪里呢?想来想去只有来自心头。

走在街道的人行道上,无意间往上看了一眼,那些槐树瘦骨嶙峋的枝条在天空编织了一幅美丽的罗网:在晨光中细密而不纷乱、简单却又韵味十足……

我觉得这图案以最好的方式隐喻了我们的生活,恐怕世间所有的木刻大师,也无法复制大自然这神秘的技法吧?何况再有短短数月,它们在弹指间,还会凭空变出飞扬的槐花、如伞的绿荫……

路再难行,毕竟在向前方延伸;逢着的眼神再冷漠,我却感觉自己胸膛里最炽烈的燃烧。

回到家,心平静了下来,紧接着渴望的却是最猛烈的动……

上天,赐我一把红袖刀吧,让我演一套绝世的刀法,斩断所有的伤楚、愤怒、失意和别离。

来年,便又是水之涓,山之峰,天之涯。

而此时,刀气纵横下,心中却仍然萦绕着温柔的一根丝线不断。

也罢,把那一颗颗已经四散的日子再串起来,放到不易触动的记忆深处,静好如初。

我含笑入定。

比春花更美,比青山更远,比时光的大雪覆身更静谧……

2014年的最后一天,我的意念之马要甩掉“缰绳”、“笼头”和“马鞍”,比“轻”还轻,比“快”还快,比风声更远,跑到新年里去,寻找新希望。

民族来袭

文| 东邪西毒

木蜂



元旦假期,和少年时的同伴在QQ群里闲聊,谈起小时候的趣事,让人顿感亲切。那年我们还是初一学生,过完年,开学,老师让我和一个同学去宿舍外一个朝南边的墙角搬床板。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学校,住宿条件非常差,圆木用粗钉搭建成上下两层的床架,然后将一块块厚实的干木板搭在上面,就是床板,床板相连,就成了大通铺。

搬木板的时候,我发现木板上多出了好多个洞,手指头般粗细,洞口非常圆,里面还有些木屑,我的同伴一时好奇,手指头伸了进去,想探探里面有什么。可想而知,一声惨叫声,伴随着的是他鼻涕眼泪流下来。那是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糗事。

他被一只巨大的木蜂给蜇咬了。虽说已经春季开学,可是校园里还有落雪,气温还很低,可是木蜂居然还活着,而且还蜇人,这让我们很惊奇,也让我的同伴始料未及,如果在夏天,他是无论如何不会拿手指头去捅木蜂窝的。

原来这些木板在向阳处,温暖的阳光给了木蜂充足的热量,让它有足够的能量,蜇人,飞翔,保持活力。

同伴疼得眼泪鼻涕的,可是依然笑口敞开,

妙语联珠

文| 嘉南

通俗与不俗

假日陪友人看一画展,可谓大师云集,一路点赞,待走到白石老人画作前,友人则不禁发问:“齐白石的画好在哪里?”

记得年少初学画时,我也曾有过这样的发问。看他构图简单,笔触粗率,用色浓艳,跟初学一样还带点笨拙,名气却着实的大。后来渐渐入门,有了些积淀和阅历,才越加钦佩于白石画作的笔墨功夫和画面情趣。这非是“饱谱尘世味”之后,才能提炼出的返璞归真之象。

古人于文字间往往也在追求这种意象。就像家喻户晓的那些名诗,哪个又不是朗朗而来。就比如“白日依山尽,黄河入海流”,应该鲜有人说它写得不好,但记得某书中提及,某次翻译给外国人,老外一脸惊诧,“一轮太阳落到山边,滚滚黄河朝着大海流去”,这不就是最平实的景物描写吗?哪里来的美妙,为何中国人还要千百年来奉为经典?”个中味道,当然只有在中国特有的语言环境下去品味,才能生发出不一样的感慨。

就像兰州金山寺旧时一副联:“山势当空出;河声入海遥。”你说文字又有何稀奇,也不过寻常字眼,无须多高的阅读文凭,贩夫走卒,亦能识

从史招来

文| 狂奔的骑士

西施之美



中国历史上,西施与王昭君、貂蝉、杨玉环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。四大美女享有“闭月羞花之貌,沉鱼落雁之容”之美誉。四大美人以西施为首,想来四人中西施最美吧?西施到底有多美?古人没有留下图像资料,只是人人都说她天生丽质,是美的化身和代名词。细究其美,却又朦胧不清。

西施叫施夷光,出生于越国诸暨苎萝村,苎萝有东西二村,西施居西村,故名西施。传说东村有个丑女叫东施,看西施捧心一颦很美,也效仿之,结果东施效颦被世人嘲笑至今。村外有条溪水,西施经常浣纱于溪,故又称浣纱溪。可见西施是劳动人民的女儿,干的是粗活。

她的命运转变与越国战败有关,越王勾践招惹吴王夫差结果被打败,最后委曲求降,为了麻痹夫差,东山再起,勾践和他的手下范蠡,文种在国中遍搜美女,对夫差施展美人计,西施就是被牺牲的劳动人民的孩子之一。

西施应该长得很美,但只是一个干粗活的野孩子。勾践君臣也想到了这个问题,于是将美女来个包装:饰以罗毅,教以容步,习于土城,临于都巷。三年学服,乃献于吴王夫差。吴王嬖之,日事游乐而废朝政,亲佞幸而远贤良,终至国破身

玩物有理

文| 问远

昙花“洪宪瓷”

周日,老张闲逛古玩城,忽然一个盆子让他心头一动。“有点意思。看看,啥东东。”老张说。

那个盆子高30多厘米,直径20多厘米,上粗下大略细,外施白釉,内里是护胎釉,花纹红绿相间,看着很舒服。一上手,老张就喜欢上了这件东西,翻来覆去,不忍放手。

老张边上的另一玩家插言:“这个盆子不错,就是好好的,在底子上开了个洞,弄瞎了,不看也罢。”听此言,老张无语。这东西,本来就是一个花盆,下面的眼是排水眼。不然花岂不被泡死。

听了玩家的话。摊主不乐意了,不懂可以问,但不能不懂装懂。他冲老张喊:“看着好就拿走,给钱就卖。”也不能怪那玩家。老物件中外形相似,用途不同的东西不少。比如盗盆和花盆、笔筒和帽筒、发箍和扳指等等,外观看着相仿,实际有区别的。

让老张翻来覆去看的,是花盆下的“居仁堂”款。他有些吃不准。对很多藏家而言,居仁堂有些陌生了,其实就是“洪宪瓷”,为袁世凯称帝烧制的瓷器。袁大总统原本当得好好的,可起了贪心,

和我愉快地玩起了抓木蜂游戏。木板一个个地被我们放倒,然后找个铁丝钩,一个洞一个洞地将木蜂全钩出来,放在地上,一排排的,很有成就感。失去洞穴的木蜂被冷风一吹,明显活力下降,我们将大个的黑色木蜂用白细线捆了腰,串起来,然后带回教室,放在烧红的烤火炉盖上,看着啪啪作响蹦跳起来的木蜂,开怀大笑。现在想想,多么残忍的游戏,可是那时候的小男生,对这类游戏乐此不疲。

木蜂看着恐怖,它个头大,飞起来声音像飞机似的。其实雄性木蜂无蜇针,只咬人,而雌性带有粗短的尾针。如何区分雌雄呢?两眼间有明显白色或淡黄色的是雄蜂,全黑的就是雌蜂,只有雌性会在空中长时间悬停占领地和寻找异性。

木蜂属膜翅目木蜂科昆虫,大中型蜂类,体长在3-4厘米,体格粗壮,胸部生有密毛,腹部背面通常很光滑,黑色或蓝紫色具金属光泽。触角呈膝状,单眼排成三角形。足较粗。它们的翅膀狭长。

木蜂跟蜜蜂不一样,它们不是群居一处,而是独居生活,常在干燥的木材上蛀孔营巢。它们和蜜蜂一样,在苜蓿、荆条、向日葵等植物上采粉,是百花盛开时期的独行侠。

得,但读过之后的感受必然又不同于寻常。这里寄托着一种情怀,涤荡着作者看山势横空、黄河入海,那同李太白一样波澜壮阔的豪情!这样的句子,像是白石老人的画作,来自巷陌,易懂通俗,但神韵自得,却不流俗。

1983年春节,中央电视台举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届全国迎春征联活动,其中一副看似不起眼的短联得了一等奖:“十里春风,长安两路;千年晓月,永定一桥。”

熟悉北京的人都知道,联中巧妙地嵌入了“长安(街)”、“(卢沟)晓月”、“永定(河)”这些北京符号,既接地气,也有风度。且在改革开放初期,以含蓄的“春风”起笔,“永定”落笔,蕴藉深刻,令人叹服。单就字眼来说,这联算是通俗得很了。但细细品来,就不由得钦佩。前人说作联的“妙手”是“不即不离,自然入扣”,此联深得其中道理,所以至今三十年来,仍令人难忘。

齐白石说自己的画是“在似与不似之间为妙,太似为媚俗,不似为欺世”,语言艺术也一样,倘若一动笔就写得佶屈聱牙,晦涩难懂,就没了多大意思。

亡。从中来,底子本就不错的西施,第一美,精美服饰包装,人靠衣服马靠鞍;第二美,形体训练,走台步,走猫步,学会展示身体的动态之美;第三美,褪掉乡土气,培养都市气质。经过3年培训,西施善舞,体态婀娜迷人,言谈举止更是修养有素,内在外在都美轮美奂。

西施到底有多美?后代文人如此说,“艳色天下重。”“一双笑靥纔回首,十万精兵尽倒戈。”“建姑苏百尺高台,贪看西施,杏脸桃腮。”美绝天下,倾国倾城!但好像说西施是杏圆脸,不是锥子脸!也有后人考据,鱼见其美而忘记了游水,渐沉于水底,故誉其有“沉鱼”之美。

据说,当年越国选美,西施名列榜首。在进京途中,行人争相围观,结果造成交通堵塞,寸步难行。护送西施的范蠡,见此盛况,心生一计,索性叫西施住进路旁旅社的一幢华丽小楼,而后四处张榜:欲见美女者,付金钱1文。告示贴出,四下轰动。西施登上朱楼,凭栏而立,飘飘然似仙女下凡。观赏者排成长龙,为一睹西施芳容,慷慨解囊,有的竟付两三次之多,真是百看不厌。3天下来,范相国所得金钱无数。西施因此仰慕范蠡的才智和品德,两人遂结为生死之交。范蠡的举措,不折不扣地为后代的“美女经济”开了先河。

经不住身边人撺掇,做起了皇帝梦。唱戏要全套,当皇帝也差不多。龙袍、龙椅、年号、国号一样不差。自然少不了瓷器,于是,派出亲信郭世五去江西景德镇督促烧制。最后,确定了“居仁堂”款。

居仁堂有来历。原是西苑中海西岸的一座两层西式建筑,前身是仪鸾殿。八国联军入侵,慈禧跑了,大火也烧了仪鸾殿。慈禧返京,在仪鸾殿遗址新建西式洋楼,取名“海晏堂”。到民国,袁世凯把海晏堂作为自己办公会客的场所,更名居仁堂。

督烧瓷器的郭世五是京城大玩家,曾任袁的庶务司长,他懂行识货,烧制出的瓷器,胎骨轻薄,色釉洁白,色彩明艳,画工精绝。郭世五不仅督烧“居仁堂”款的瓷器,而且还为自己烧了“解斋”款。想必是假公济私烧,这批瓷器同样精美。

可是,真正的“居仁堂”款瓷器能流到地摊上?老张心存疑问。居仁堂款极少,其过程和袁世凯的皇帝梦一样,昙花一现,梦幻破灭。“看仔细了,袁世凯让帝王梦毁了,你的钱别让洪宪瓷毁了。”老张笑说。